



南湖之南

□ 谭登坤

昨晚一轮好月,今晨红彤形的太阳。谁能想到,这中间藏着一场夜雨呢。就像眼前的这一片湖水,那么无幸地碧绿着,坦荡着,恣肆着,好像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在这里,今天当然也会在这里。其实,什么也瞒不住。湖边的那棵老杜梨树就更清楚了。这是天上飞来的湖泊,她的诞生,比树尖上那一枝最招摇的枝条,早不了多少呢。

陪我游湖的谭老,老家就是湖边的谭庄,是一位老水利人,是这一座大湖诞生的见证者。也许是长年与河流湖泊打交道,风餐露宿,野外奔波之故,虽逾古稀之年,却身板硬朗,腿脚利索。连那一头花发,也浓密茂盛。谭老望着湖水的眼神,真像一位慈父,满是溺爱,满是柔波,连他高突的前额上那三道深深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这座湖,谭老称之为南湖。我们的交流,也多围绕这个话题展开。

聊城自古为齐赵之边鄙。后又当京杭运河之紧要闸口。城因势而起,因河而兴,曾经有过“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盛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东昌府正据临清与张秋之间,左牵右护,贵为中枢。最让这座古城骄傲的,是绕城而兴的环城湖,锦鳞游泳,碧波万顷。一座古城正如水上漂来的城市,城之四周,水网纵横,除了京杭运河穿城而过,东有徒骇,西有马颊;再加上引黄灌渠,一渠二渠三渠,湖渠纵横,江北水城,名不虚传。一座光岳楼居城之正中。楼为湖壮色,湖为楼照影,湖光楼色,正如神仙洞府。在这样一座古城之南,一条大道南来,名水城大道,不过一舍之地,直通这一座新生的湖泊。是为南湖焉。

南湖之兴,是借助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南水北调。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这一条长河,要蓄势,要驻足,也要推波和助澜,正需要这么一座大湖来调节。这座湖泊,正像这条长河中间的一座驿站,南来之水在这里歇一歇脚,继续北去。掘土成山,风雨兴焉;聚凹成湖,蛟龙生焉。洋洋乎万亩水面,一眼望不见边际。谭老指着浩大的水面说,风起云涌,白浪滔滔,真如蛟龙腾跃。湖中洲渚,原为村落。如今,人家早已迁走。唯有草树丰茂,烟气缭绕。蓊郁缥缈之间,如海市,如蜃楼,陡增神秘。

南水北调,其势浩荡。长江之水,千里北上,滋润北方的大地。喊渴的城市,亿万人口,获得哺育。这是唯有盛世才有的大工程。涓滴之恩,没齿难忘。谭老深情说,这凭空而来的大湖,正是南来之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怀着深深感恩的,是为南湖焉。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众多为这片湖水命名的选项中,谭老最不喜欢望岳一说。望者,登高也。若说映岳、印岳、藏岳或尚可通,岂有于湖水中望岳之理。取名之道,首在随俗、好记、好听,次则品其寓意。因爱之深,故思之切。谭老对这件事颇费了一番心思。这是一位有阅历的老人,也是一位有见识的老者。几十年里,谭老不仅精通水利,于史志也颇多钻研。水利研究离不开史志。谭老笑着说,我这也算蚌病之珠,不期而遇的一点积累。

他说,世人皆知有西子,却少有人知有南子。南子之美,不逊于西子。他引《左传》的记载,说春秋时有一位美女,名南子,商丘人,为宋国的公主。后嫁与卫灵公为妻,夫妻恩爱。南子不仅容貌美丽,还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大约是她与卫灵公的感情太好,又参与了国家管理,所以,有不少人看不惯她的作为,就往她身上泼了很多脏水。关于南子,有两件事,是不能不说的。一件是,孔子周游列国,来到卫国,卫灵公接见了她。一次出游,卫灵公与南子同乘一辆车,让孔子坐在后面的一辆车上。这样的安排,招致孔子的不满。这就有了孔子那句著名的话:“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实为抱怨。再有一件事,卫灵公在世的时候,太子蒯聩与南子政见不合,并几次图谋杀掉南子。事败出逃。后来,灵公去世了,南子却依然选择了蒯聩的儿子辄即位,是为卫出公。从这两件事,都可看出,南子是一位不同流俗,有胸襟的人。这样的女子,注定为世俗所不容。后来,蒯聩上位,这位女子也终于不知所终。想来结局不会太好。谭老望着清澈的湖水,幽幽地说,南湖之水自南来,也带来了南国的秀丽与妖娆。化用苏东坡那一句有名诗,若是把南湖比做美丽的南子,自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谭老出生于红色家庭,其父是一位八路军老战士,曾经跟随“筑先纵队”参与鲁西抗战,后成为徐向前的麾下,转战太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牺牲在渡江战役的战场上。“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谭老喃喃说,江南有一座湖,也叫南湖。有一艘船,叫红船。红船微澜,照样能激荡起震动天地的大波,汇聚起改造天地的伟力。我们今天的伟业,正是从浙江嘉兴南湖上的那艘小船出发的。眼前这条南水北调的大河,堪比又一条京杭大运河,只不过它送来的,是北方广袤的青山,是华北不竭的绿水。南湖之水柔分,可以润我喉。南湖之水清分,可以发万物。如此说来,南湖之南,其意深焉。

登高临深,在这平原之上,湖水之滨,一座土山,竟有了高耸,有了托举,有了巍峨之势。沿土山而下,湖畔之上,遍植杨、柳、桑、梓、梧桐、枫、樟、樱、梅、银杏、洋桃、木槿、海棠、紫叶李、鸡爪枫等各种树木;草地上则种植着月季、鸢尾、迎春、蝴蝶兰等各种花卉。时值四月,火树银花,天青水碧,错落皴染。远处的田野里,油菜花正泼洒着金黄,麦苗掀起连天的绿浪。一夜急雨,将湖边的薰衣草、冬青、马兰花、枣、榆、槐等植物,洗得愈发逼人,艳得更艳,绿得更绿;就连这一湖碧波,也仿佛更深更绿了。霞光万道,水光潋滟。远闻闹市喧嚣,这一幅湖山盛景,不由得让人陶醉。

南湖选中了聊城,聊城成全了南湖。一条大河,与一片南来之水,为水城之水壮威,为水城之城润色。让江北水城的名号更润泽,也更亮响了。

文风学风作风

□ 朱海波

近日,网上出现了很多教人写文章的文章,其中有的专门教人如何写出大气磅礴的排比句,下面从文中摘出几句来。

“夯实真抓实干的根基,把握真抓实干的要义,聚焦真抓实干的根本,强化真抓实干的保障。”

“一切办法,能在实干中发现;一切问题,能在实干中解决;一切机遇,能在实干中赢取。”

……

怎么样?这些语句大家是不是觉得眼熟?看完后不知诸君有何想法,我的感觉是调门很高挺唬人,听时热血沸腾,听后不知所云。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真话。他指出:“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不偷、不装、不吹,这也应是需要涵养的文风。我们写文章搞宣传,目的是教育人而不是卖弄辞藻,让人看得懂是第一位的,要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些,而不要装腔作势。据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诗后总爱读给老大大听,只有老大大们听懂了才写出来,他这种做法颇有拾起来的必要。

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就如何改造党报提出了五条要求,最后一条是这样写的: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懂。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

何谓通俗简洁,通知中不是笼统地提出这个概念,而是提出明确的标准,一个字是一个字,每句话有每句话的用处,这就是好的文风。

文风的背后是学风。一个人满腹锦绣,自会出口成章,如果肚里空空,只好找些不着边际的话充数,所以,扎扎实实学点东西,让肚里有点真货,是涵养好文风的前提。《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说的就是根基不稳、没真才实学的人。当然,涵养好的文风并不单是知识分子的事,我们常说,群众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指的群众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深刻,所以会有真知灼见。

深刻的认识从哪里来?来自深入地调查研究,持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也能让说的话、写的文章有的放矢。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连续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由此形成的《论十大关系》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文献。我们在写文章前,也要做一番调查研究,避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当然,调查研究的程度根据文章的重要性可深可浅、可多可少,那种认为一说调研就兴师动众、准备一大堆材料的看法是不对的。焦裕禄说过,“嚼别人吃过的馍没味道”,经过自己的调研、分析后,写出来的文章就少了八股味和学生腔,从里到外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充满了群众的语言和智慧,这才是接地气的好文章。

文风的尽头是作风,改文风不是改文字,文章没有真正触及问题,内容上就没有新鲜感,思想上也没有闪光点,光靠写作技巧、从文字上改来改去是不行的。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有一段对话——

香菱说:“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不以词害意’。”

从这里看,格调规矩只是写作技巧,这是末事,遣词造句虽然重要,但不居于主要地位,第一位的还是立意。所以,写文章不要走捷径,更不要舍本逐末,还是下一番慢功夫、笨功夫的好。

龙舟桨

□ 刘学

快带我去辽阔的水面
像欢腾的鱼儿一样
我渴望浸入碧绿中
迎接晒得黝黑的伙伴
迸发出属于我们的力量

所有的激情在这里汇聚
周身的血液澎湃
像起了风的手攥紧我
像是老茧的手攥紧我
掌纹深深刻进皮肤里
青筋暴起 定格闪亮
哨声、喝彩声将青春荡漾

冲刺的时刻短短一瞬
背后的汗水点燃了光芒
抹一把额头上的水珠
拥抱的身影溢出喜悦的泪水
每件战袍都是湿漉漉的梦想
每座奖杯都有超越自我的重量

我们对着碧水蓝天呼喊
请记住我们年轻时的模样
记住我们年龄不同的语言
友谊的种子在浪花中孕育
蒲公英一样飘落到四面八方

难忘儿时麦收忙

□ 刘爱新

现在的农业机械真是帮了农人的大忙,就拿收麦子来说吧,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走一遭,不一会儿,金黄色的麦粒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容器里。如今,家里有五六亩地的农户大约两个小时就轻轻松松完成麦收任务了,但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的家乡还没有联合收割机,人们收小麦主要靠人工,从割麦子到麦粒归仓,顺利的话差不多要十几天,时间长不说,因为收麦是在炎热的夏天,人们不得不每天在毒辣的阳光下劳作,等麦收结束,不少人累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

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芒种前后,干热风一吹,前几天还稍有青色的麦穗,再看时已经发黄。人们拿出磨好的镰刀,头戴草帽,肩搭毛巾,到地里割麦。割麦时腰要弯到近90度,左手持麦,右手挥镰,动作要快,还要防止被镰刀划伤。在太阳的炙烤下,衣服很快就会被汗水打湿,勤劳的农人顾不得擦去汗水,一刻也不舍得停歇,这时,只听到镰刀与麦秆亲切的私语声此起彼伏。经过汗水的洗礼,割下来的麦秆舒服地躺在大地母亲怀抱里,和她作最后的告别。

暴晒一两天后,为了方便运输,人们会用草蓆子将散落的麦秆捆扎起来,我们这里叫攮麦子,这时,放麦假在家的孩子们也能尽一份绵薄之力,我通常的工作就是在前面撒草蓆子,爷爷和父亲在后面捆扎。这个活儿看着简单,其实也很辛苦,要不停弯腰,不时会被麦茬扎伤手。不过,感觉自己可以为麦收贡献一份力量,那是累并快乐着。

麦秆捆扎好,就要用地排车把它们拉到事先准备好的麦场里,这时还要把捆扎的草蓆解开,麦秆摊平,进行二次暴晒。看着差不多干透了,就用牛、马等牲畜拉着石碾一圈圈地碾压。为了保证碾压均匀,需要不断地用木叉翻动。直到看着麦粒彻底碾净了,再把麦粒挑出去,剩下的就是一堆堆的麦粒了。

这些麦粒里通常掺杂着麦壳等杂物,农人们还要进行扬场,利用风力把这些杂物去掉。最后剩下的干净麦子再晾晒一两天,就能装袋运回家了。

看着家里满缸满囤的劳动成果,农人们多天劳作的疲惫仿佛一扫而空。

夏夜飘来龙虾香

□ 徐龙宽

夏夜的微风宛如温柔的精灵,轻轻拂过每一个角落。街道上依旧弥漫着白日遗留的热气,那是阳光在大地上留下的余温,给夜晚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氛围。在这热闹喧嚣的夜晚,最为吸引人的,无疑是麻辣小龙虾的摊位。

小小摊位前,厨师宛如技艺高超的魔术师,熟练地拿起一只小龙虾,先是精准地掐头,巧妙地捏尾,接着轻轻将小龙虾的腹部拉直,看似简单的动作中,小龙虾被处理得干干净净。处理完的小龙虾被有序地丢入锅中,与滚烫的汤汁展开一场激情的碰撞,迸发出诱人的声响。厨师炒制小龙虾的手法更是精彩绝伦,火苗欢快地跳动,锅铲在手中上下翻飞,颠勺时那连贯的动作、激昂的气势,犹如一场扣人心弦的精彩表演,让人的目光情不自禁地被牢牢吸引。

不一会儿,麻辣小龙虾出锅装盘,红彤彤的色泽在灯光的映照下,仿佛是一颗颗璀璨的红宝石。浓郁的香气如一波波般扩散开来,撩拨着人们的嗅觉神经。一只只小龙虾码在盘中,就像在诉说着一段段美味的故事,等待着食客聆听、品味。

一盆盆小龙虾被端上餐桌,人们迫不及待地戴上手套,开启一场美食的征战。轻轻咬上一口,虾肉鲜嫩麻辣的味道瞬间在口中散开,那滋味是如此美妙,让人的幸福感如潮水般奔涌,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这极致的享受之中。

吃虾的场面很热闹,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一边尽情享受美味,一边谈笑风生,虾肉在齿间欢快地弹跳,麻辣的刺激让人大呼过瘾。在这欢乐的氛围中,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

美好的夏夜里,热闹的场景、诱人的香气、满足的笑容,都将成为这个夜晚最璀璨的星光,照亮人们的心灵,夏夜的生活真美好。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